

宋刻淳化阁帖石入藏浙江图书馆述略

吴志坚

现存宋拓淳化阁帖中,故宫博物院懋勤殿本是最早的至善本之一,上海博物馆潘祖纯本与懋勤殿本同石。这个系统的阁帖,不仅错误最少,而且书刻灵动流畅,因而优于传世其他诸本。最近,浙江图书馆藏宋刻帖石被勘同为这个系统的原石^①。这将不仅使浙江图书馆这批传世瑰宝重放异彩,也将在较大的程度上推动阁帖研究。

这个系统的阁帖拓本传世不多,关于原石的记载更是凤毛麟角。笔者孤陋,仅就所能见到的材料,大致勾勒出孙氏寿松堂购得帖石与捐赠浙图的过程。

一

这批帖石在归浙馆前,为孙氏寿松堂旧藏。孙氏“夙为浙垣巨族,笃古崇学,世济其美。若明之月峰公,以迄清之晴川、颐谷、雨人诸公,并后先辉映,有声艺苑。是其藏书之富,源深流长。”^②其藏书楼寿松堂清初即驰誉东南,与四明范氏天一阁、吴氏瓶花斋、汪氏振绮堂、汪氏飞鸿堂、赵氏小山堂、鲍氏知不足斋以及稍后之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同为浙中藏书巨擘。

寿松堂鼎盛之际,正值清高宗四库开馆,两浙藏书家纷纷进书。其在杭者,汪氏振绮堂外,以孙氏寿松堂为著。主人孙仰曾,曾进书二百三十一种,并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获赏内府初印《佩文韵府》一部^③。

宋刻淳化阁帖石即得于这一时期。得石后孙氏刻三则跋语附于帖石之后,最末一则为孙仰曾所识,讲述了寿松堂得此石刻的经过。兹引如下(标点为引者所加,下同):

余素嗜石刻,每见传拓旧本,辄爱玩不释手,欲仿宝晋停云之韵事,裒刻一帖以供墨林清赏,而未逮也。友人张君芑堂为余购得阁帖旧石若干于禾中故家。剔抉苔藓,联缀断裂,锥拓一通,取别本十余种参校,无有同者。

①见作者另文《浙江图书馆发现懋勤殿本阁帖原石》(待刊)。

②陈训慈:《〈杭州孙氏寿松堂捐赠浙江图书馆书目〉序》,浙江省立图书馆,1936年。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一,中华书局,1956年。

汪君天潜出示梁氏所贻深父先生鉴定藏本,校之,纤毫无不吻合,盖即此石原拓也。委弃有年,摹拓绝少,故丰神完美,就中兴诸本尤异者,若卷三“环之顿首”下有“秋”字,卷七“朱处仁帖”后,增“服食帖”三行,皆可补诸家释文所未备者。初购得时缺魏钟繇“宣示帖”、“谢万书”三行。阅数月,芑堂复于原所藏处搜访得之,遂成完璧。欣赏之余,因述其缘起如此。时乾隆壬寅九月既望。寿松主人孙仰曾。

跋刻作于乾隆壬寅年(四十七年,1782)。这是寿松堂购得全部阁帖刻石的时间。寿松堂购得此石时,此批刻石已经布满苔藓,在露天堆放了很长时间,且有不少断裂,第二批钟繇、谢万等书就是断碑残石。故寿松堂购到石刻分为两批次,第一批为主干部分,第二批为缺石部分,前后相隔数月。购得第一批后,孙氏就椎拓数通,用以参校并赠人。

跋文提到卷三刘环之《感润帖》“顿首”下存“秋”字等特点,与“梁深父先生鉴定藏本”相同。这正是这个系统阁帖的一个重要特点。“深父先生”为梁同书叔祖。此本当时为汪天潜收藏。“深父先生鉴定藏本”是孙氏鉴定这批石刻为宋石的重要依据。此拓所附三则跋刻中,第一则即为梁同书所识。正可以与孙氏跋对读(图见封二):

往余于先叔祖深父先生斋得见旧拓阁帖,石本也。而上有银锭纹,相传宋时贾相门客从赐本摹出,故仍棠梨之旧。至今卅餘年来,所见无逾此者。今春景高孙君偶于西吴旧家购得帖石若干枚,洗剔苔藓,用好手椎拓一本示余,精采焕发,绝类宿觐,因访觅前帖,检勘一过,凡字迹波磔石片剥蚀之处无毫发差,殆宋刻原石无疑,可宝也。惟失去钟繇及谢万书数百字。或谓宜补完之。余曰旧刻阙亦何病,况延津合浦来自有期,宁不可俟之异日耶。并附识之如右。乾隆辛丑腊日山舟梁同书。

此跋作于孙氏得第一批石刻之年。从文中可知,孙氏是于乾隆辛丑(四十六年,1781)春天偶然购得第一批阁帖石刻的。第二年才获全璧。而梁氏对这批石刻的鉴定也起了相当作用。

梁氏提到这批帖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刻有银锭文,并据此提出一个看法:“相传宋时贾相门客从赐本摹出,故仍棠梨之旧。”浙图古籍部前辈毛春翔先生将这批帖石著录为贾似道刻^①,依据大概就在这里。今上海博物馆所藏潘祖纯本也有这个特点。但有意思的是,故宫博物院藏懋勤殿本却没有银锭文。解释恐怕只有一个:银锭文虽然早在南宋就已经刻在帖石上,却仍是后刻的。从浙江图书馆藏阁帖原石看,银锭文不止一处,刻工颇为庸劣。作为贾刻根据的银锭文既是后刻的,刻工又不佳,贾似道摹刻之说很难成立。这批帖石当时应当另有主人,他在帖石上刻上银锭文只是为了附会当时流行的木本之说,目的大概是利于拓本销售。

^①《浙江图书馆金石拓片目录》第一编,浙江图书馆油印本。

这批帖石的拓片传世不多,帖石本身传承记录更是罕见。从诞生到被孙氏收藏的数百年历史隐藏在迷雾中,不为人知。

孙跋中的“禾中故家”即梁跋所言“西吴故家”,“禾中”之“禾”当为“嘉禾”简称,即今天的嘉兴,这与“西吴”地望是吻合的。可惜除此之外,孙氏没有留下更详细的记载。

三则跋刻中第二则为曲阜孔继涑所识。此跋虽然没有过多讲述寿松堂获得石刻过程,但寥寥数语,精辟而通达,对于此石价值亦有适当评价,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姑录于此:

宋帖首淳化,次大观,次绛帖。或曰阁帖木本,或曰石本。既为内府枣板,乃云上石,无此理也。盖当时木、石皆有刻,而好事者又取官帖摹石藏于家,往往有之,此亦其一也。董思翁不取阁帖,谓其过于圆润,故自有理。然魏晋规模概见于此,操觚之士不可无一善本。近世所行者大率肃藩刻耳。余藏泉州初拓亦不免有漫漶处。景高孙君获宋石于西吴,拓以见赠,精好远过肃本,非好古深思焉能致此以津逮后学耶。乾隆壬寅秋七月曲阜谷园孔继涑识。

阁帖石本木本之争已历千年,孔氏认为祖本当为石本,以“既为内府枣板,乃云上石,无此理也”一语断之,直截痛快;又认为“当时木、石皆有刻”,并不因此否认木本,无所偏向。至于孙氏所得刻石,孔氏认为是“好事者又取官帖摹石藏于家”,既合乎情理,又不失审慎。老辣而通达,精到而审慎,真如汉庭老吏。梁同书以银锭文为根据,怀疑此刻石为贾似道门客所刻,相比之下,孔继涑所言更为谨实可信。

关于这批阁帖石刻的历史,就目前的资料看来,只能追溯至此。

二

从乾隆四十六年(1782)孙仰曾购得帖石,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这批瑰宝归藏浙江图书馆,时间过了151年。其间历经沧桑巨变。尤其近代以来,战乱频仍,世风数易。旧日藏书家不免破落飘零,凝聚几代藏书人心血的藏书楼,也多烟消云散,古籍因此大量散佚毁坏,幸而归公藏得以保存者,则成为不幸中的大幸。孙氏寿松堂和杭州其他几家藏书楼一样,经历了乱世中的衰败过程。而帖石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关于寿松堂将宋刻淳化阁帖石捐赠浙江图书馆事,曾有文章记载说:

省垣东门直街寿松堂主人孙康侯先生,好学竺古,垂老不倦,性复急公好义。既以宋刊《名臣碑传琬琰集》让售本馆,已志如前节云云,嗣复以所藏淳化阁帖古石刻八十一块,深恐传不得人,保存匪易,既又慨以捐馆,业于七月二十四日车运来馆,暂储大学路总馆之地下室。其后先生又以《乾道临安志》石及寿松堂石刻二种与阁帖有连带之关系,不容分拆,因复割爱,将此碑石二十五块悉以拱让,于十一月三日续运到馆。总计本馆

最近数月来受孙氏之赐,除宋讐书系属价购外,书版则有《乾道临安志》(现已申本馆印售消息见上期),石刻则除淳化阁帖外,最近尚有《名臣琬琰集》之清帝乾隆御题碑石四方送馆,君子之赐,既旨且多,斯当不独本馆感溯无既而已也。^①

寿松堂曾将宋刊《名臣碑传琬琰录》以三千元让售,而更珍贵的宋刻淳化阁帖石却是赠送,其中缘由,启人疑窦。我们注意到前揭引文中,但言“淳化阁帖古石刻”,不言宋刻。其后浙馆大概为了筹集购书欠款,先拓十部,续又拟拓百部发售,其广告云:“乾隆间经梁山舟学士鉴定,谓系宋刻原石无疑。”^②把鉴定责任推给别人,正是传统上自己不信某一种鉴定委婉的表示。这说明浙馆当时并不十分相信这批帖石为宋代所刻。以至于后来和馆中一些老同志谈及,都认为宋刻可疑,定为明刻较可靠。

作为当事人的另一方,孙康侯情景又是如何?没有记载表明孙康侯精通金石之学,但至少从感情上,孙先生一定是相信先人孙仰曾的判断。但既然不能肯定是宋刻,索性就赠送了。寿松堂传人在其人生最困厄的时期,心之所系,其实并非数千元钱,也不是与人计较曲直,而是乡邦文献的传承。

时长浙馆的陈叔谅先生,忆及孙康侯先生说:“向侍燕谈时,曾指架藏累累者相谓,凡此皆积年心血所在,肩之私家奩衍,恐非长恩所能永护,会当异藏浙馆,以与省人士共守。”^③孙侯康先生保护文献,传承文化的拳拳之意,溢于言表。

帖石归藏浙馆次年冬,寿松堂主人孙康侯先生病重,翌岁元旦辞世。其哲嗣君木(一作牧)遵父遗志,将寿松堂遗存的所有藏书及未刊书稿一并捐赠给浙馆,“书凡三千许卷,储八大椟。刊本以外,凡先生已成未刊诸稿,以逮前贤残稿,如《武林志馀》等,皆足谓文献殊珍,而先生增补丁松生先生原辑之《武林坊巷志》八十餘册,尤洋洋大观,为书林所艳称焉。”^④至此,寿松堂之珍藏,在浙江图书馆得以延续。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①《孙氏寿松堂藏淳化阁帖石刻赠馆》,《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二卷第五期第242页,1933年10月31日。

②《浙江省立图书馆宋刻原石精拓淳化阁帖发售预约》,《浙江图书馆馆刊》第二卷第六期扉页,1933年12月31日。

③④陈训慈:《〈杭州孙氏寿松堂捐赠浙江图书馆书目〉序》,浙江省立图书馆,1936年。



聖散子方

治傷寒時行疫癘風溫濕溫一切不問陰陽兩感表裏未辨或外熱內寒或內熱外寒頭項腰脊拘急痠痛發熱惡寒肢節疼痛嘔逆喘咳鼻塞聲重飲食生冷傷在胃脘胸膈滿滯傷助腹痛心下結痞手足逆冷腸鳴泄瀉水穀不消時自汗出小便不利並宜服之

高良薑 麻油拌炒 白朮 去蘆

古今醫案

卷之三

(文見第 117 頁)

此孤本也在虞皆有神靈呵護述在堂藏印已殘蝕書之古妙讀書敬求記中已詳言之乘俟贅述矣 辛酉八月 古樵識

是書序文蘇文忠公所撰想在此宋時印行必廣而後八百餘年後天壤間僅存此碩果可謂寶珍也日傳之子孫重刊行俾得家置一冊則活人之報當不小矣

壬戌降十二月廿六日又記



佳余於先姊祖深父受生齋以見舊拓閣帖石本也之上有一銀錠樣紋相傳宋時賈相所藏後賜李善公亦仍棠梨之舊至今卅餘年素所見無逾此者之春景高如君何若西吳舊家購得帖石若干枚洗剔苔蘚用好手推搗一本示余精采煒燁絕其宿觀因訪覓前帖檢勘一過凡字處波磔石片剝蝕之處無毫髮差殆宋刻原石無損可寶也惟失去鐘絲及海軍書款百字或謂宜補之今日刻閣帖病既延津合浦東自不可寧不可後之莫之耶 再時識之如右



(文見第 121 頁)